

經驗雜錄

本堂神父對公青應有的態度

學校之傳教工作

公教教理課本

邊疆傳教士與農民福利

衡陽總修院

台灣天主教開教史略

天主教會協進委員會

上海岳陽路一七九號

經驗雜錄

本堂神父對公青應有的態度

青年是明天的主人翁！也許有人說這是句老生常談吧。我說，唯其老生——老于人生經驗，所以格外常談。的確，青年是下一代的蓓蕾，是家庭的寄托，是社會國家的希望，是公教的心臟。青年是熔了的蠟塊，製蠟者可隨意使蠟成功方圓長短；同樣，教育者也可使今日的青年，變成明日社會的中堅份子，或是社會的蠹賊。

本堂神父要想光榮天主，把救靈的工作圈子擴大，他得在公教青年身上下工夫。他要為青年而生活，完成他們的公教修養，給他們注射向善的鼓舞，用永遠的光輝來輝煌他們的理智……使他們成功一批批公教的熟練工人，基督的忠實信徒。

一座堂口，如果不注意公青的修養訓練，它好比一個沒有兒子承歡的家庭。一個家庭沒有了子女，就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家庭樂趣。一座堂口，沒有飽和了公教精神的青年，也就沒有神光，沒有救靈熱，更沒有宗教興趣。

反之，如果本堂神父把它心靈的精華注入青年的心里去，那末本堂便會欣欣向榮，熱心神工會開出燦爛的花朵，結下救靈熱和超性氣氛的美菓。

青年們要是成了神父活動的焦點，他們靈宮上的污點要漂白，德性的花朵將要怒放。他們在聖堂內發出端



正熱心的芬芳，在工作場所是標準的工友，在人生的戰場上，是堅守基督崗位的戰士。

青年的血管里流着熱血，他們的慷慨精神永遠是站在時代的最前鋒，永遠是公教世界進步的巨輪。本堂的一切工作都是重要的，但培養健全的公教細胞，却是站在重要性的最高峯上。培植公青的工作，是神聖工作中的神聖工作。

神父做了青年羣的核心，是多美麗的一回事啊！青年們將是他的寶冠，將是他的有力的助手。

培養青年可有多方面的活動：學問的研討，娛樂，聖教禮儀，公教修養，社會活動等，都是訓練青年有效的因子。神父該把個人的興趣忍痛割愛，以青年的興趣為興趣，愛青年所愛的，努力迎合他們的胃口。神父對聖教禮儀該發生濃厚的興趣，才能吸引青年愛好公教禮儀。他還該設身處地的研究青年切身的問題，認識他們思想的潛勢，趨向和轉變，才能替他們下針對的答案。還有，青年們心靈的深處，常燃着「求主慾」的焦渴，神父該找適宜的時候，相機給他們止這崇高的焦渴。

神父的活動圈子是很廣大的，但他的最終目的，不外是使青年直接聯合天主，同時在這聯合上，加強青年的公教生活。

神父的聖召與使命是導師，是教育者，他要在青年的心田上散播「天主生活」的種子，使這種子生葉，開花，結果。庇護十一世說過：「公教教育的直接真正目的，是跟天主聖寵合作，換句話說，就是在那因聖洗而再生的人身上，跟基督合作。」（見教育通牒）

一般傳教工作者常慨嘆公教青年的神修生活是膚淺得可憐，缺少信德的根蒂。我們的自尊心別拾得太高，我們來個自我檢討吧。青年神修生活的所以膚淺，根本是因為神父的神修生活不够水準。青年們有如整裝待發的飛機，只欠沒有機師使他們翱翔于高空。青年是一對對堅強的肢膀，却没有強大的心房，推動他們去遠征長空，接近義德之日。

許多回滿腔熱血的青年，讓熱血冰冷了，氣餒的說：「找不到我的導師！」

近年來在歐洲公教區域里，大批信友跟基督脫了節。我們中國在許多西洋邪說傳進來以後，廣大的羣衆要把他們和基督的距離拉得更遠。所以我們要起來組織一支龐大的公青軍，向反基督的惡勢力發動總反攻；大家一條心，打入社會每個階層的氣孔里去。

神父在青年中間要養成一掬神聖而有作爲的領袖。但神聖的領袖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它是長期苦幹的菓子。

聖教初期用的就是這個戰術。一羣神聖英雄的青年在聖教搖籃期的五個世紀中，使異教主義翻了個倒栽葱，因為當時的公青能够跟異教教義肉搏血戰。結果公教像水銀瀉地般，鑽入社會每個階層的小孔里去。

歷史是個輪子，轉來轉去，史實的輪子老是一樣的。所以我們的戰略該是歷史告訴我們的：跟敵人肉搏。現在偉大的辰光敲響了，我們該面對着艱巨的課題，培養成完整的，整體的公教青年。我們要給青年提供完整的公教主義，使他們抓實完整的公教主義，完整的公教精神。

否則，我們將值得接受下面某名人的譴責：「最近五十年間，法國神職界和各修會，手里把握着法國的公青教育……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我國青年固然沒有守好自己的崗位……但我說教育和修士教育者，都够不上當前重大使命的水準。他們固然是善良的、有道德的、肯犧牲的，但那世紀向他們邁進，向他們威脅，這些平平的德性絕對不够，他們得更顯出更堅決的勇氣，更超人的德性……」

這一切都須有犧牲的代價！培植青年的工作是艱辛的，須要超人的剛毅，堅苦卓絕的精神，和樂觀主義的進取心。

我們要做到這起碼的一點：使青年感到越是親近神父，越是麻煩他，神父越是覺得高興。一句說完：青年

每次來找他，他應該感到無上的快樂。

學校之傳教工作

歐彌額主教

聖教會常是各時代文明的導師，凡是她足跡所到之處，不但努力造福人靈，還努力追求當地民族精神上、物質上和倫理上的利益。所以聖教會在各時各地設立各級學校，以提高各民族的智識水準。在中國，公教學校的數字也很可觀，雖則對於偉大中國的需要，這數字還是微乎其微，公教學校所花的錢是很龐大的。不少的司鐸直接的從傳教田園提出來，去主辦學校或從事教授青年。這種人才上和經濟上的耗費有什麼目的？當然不單是為推進教學與教育。教學與教育固然是好，但在目前人才經濟兩乏的中國傳教事業之下，如此浩大的耗費，實在是得不償失的。公教學校主要的當然是異教徒皈依公教；換句話說，學校應該是傳教的工具，拿來開拓基督的神國。公教學校可能達到這個目的嗎？我想是可能的，不然的話，主教和傳教士們自然不會這麼熱心地在他們的教區內開辦學校教育青年了。一位主教說：「我準備着把聖堂中的凳子全部賣出，將變賣所得，拿來開辦一間學校。」

但是公教學校要用什麼方法，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在許多公教學校裏，大部份的學生是異教徒，公教學校對於許多異教學生是唯一認識基督教訓的工具，所以這些學校，雖然有着異教學生，也該是名符其實的公教學校，我們的學校如果有着當地最優良的學生，學業紀律斐然可觀，運動場中，有着奪得錦標的健兒，教育當局極口推崇為模範學校……，這一切，誰說不好，然而這樣幹，我們單是替政府辦學罷了，就算替聖教會掙了一點兒面子，但却沒有替她獲得靈魂上的實益。

公教學校的主要目的，是把「基督的意識」灌輸在學生的靈魂上，當然這工作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是容易的，就是在公教地區也不容易辦到；在中國這種工作尤其來得困難，原因是教育當局不允許利用學校來作公教宣傳。自從學校裏禁止研讀要理以來直到今天，「如何達到公教學校所以創辦的目的」這問題在傳教田園裏一直成爲一個嚴重而急待解決的問題。民國十八年的教育叢刊及其後每期都論及這個問題。這樣嚴重困難的問題，當然不是本人所能解決得來的，我單想談談慈幼會在中國各地學校所採用的一些方法。

聖保祿說：「信德來自聽講，聽講來自基督的言語。」所以要使公教學校能夠達到目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完善的要理教授，可能時，中學小學的一總學生都研讀要理，要是沒有要理科目，那麼許多學生在公教學校裏念了十年八年書，拿着文憑出去的時候，腦海裏還帶着反公教的成見，好像從沒有跟公教接觸過似的。他們經過一間公教學校，卻沒有接受到公教一絲良好的影響。

在中國慈幼會各學校，一向努力使學生研讀要理，雖則有着不同的教授法和時間表。慈幼會的大半數學校，可以繼續把要理列入各科時間表內，在這些學校裏，要理是一門必修科，學期結束應受考試，要理分數和各科合成平均分數，我們還更進一步，把要理是頂重要的主要科目的意識灌輸在青年的腦海裏。

困難是當然在所不免的，不過我們步武着聖鮑斯高的芳蹤，設法解決克服這些困難。

第一個困難就是學生家長，在過去我們認爲把要理定爲必修科，則異教家長將要禁止他們的子弟在該校讀書了，這種困難在中國內地比沿海各大都市來得多一點。個人八年來在上海從事青年教育，單見到三個家庭爲了這個原因而禁止子弟就學，但是那三個家庭都是回教徒。

第二個困難便是學生的本身，學生當中，異教徒佔着絕對大多數，他們面對着要理科，抱着什麼態度？經驗告訴我，如果要理教授得法，學生們不但愛上要理課，還熱中地渴望着這一課的來臨。我不能否認要理確是頂難教的一課，除了教義上的準備之外，對各部份的學科都須有深刻的認識。而且每次上要理課之前，還得

來一個精詳的臨時準備使學生活躍生動，能够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在慈幼會各學校裏，担任這一科的是司鐸們和讀過哲學的修士們。爲鼓勵學生讀要理起見，多次舉行要理比賽和附有獎品的要理作業，每年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要理比賽，各班級的勝利者可免全年或至少半年學費，以資獎勵。這種獎品，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的今天，確是含有非常的吸引力，現代化的教育工具和學生自備的要理展覽會更使要理研究引起學生無窮的興趣獲得心靈的利益。

第三個困難是要理課本，學生大部份是異教徒，我們應採用什麼課本？在中國出版的要理課本，對公教學生固然不大成問題，異教學生看了却感到索然無味，因爲這些課本不能解答他們遇到和提出的困難。所以我希望大家協力寫一些適合公教學校裏教外學生的要理書，內容力求活躍生動，興趣淋漓，使異教青年看了，理智漸漸的受到公教真理的光照，能够解答目前異教環境中特有的嚴重困難。

第四個最嚴重的困難是，應如何獲得要理教學的自由。在當局不准將要理列入課程表內的學校裏，我們就在課外來教授要理，上要理課的，單是自動用書面要求談要理的學生；其效果也相當的可觀，這樣幹，一方面對於各學科，似乎失了它的名譽地位。但師生之間的情感却來得親密些。我認爲那些不能將要理列入課程表的學校，總不該缺少要理課，我們該設法使學生在課外一個適宜的時間，自由上課，這樣至少一部份學生得享公教的神益。

在上要理課的時候，單講聖教會和她的教義不夠，還要按着教宗庇護十一世教育通牒上的話做去，他說：「學校的一切教學與動態，教師，課程標準，書籍，校規，都該在公教母性的指導監護之下，受基督精神的管制，務使公教不但是小學的，更是中，大各級學校教授上的真正基礎與裝飾。」在中國還遠離着傳教區偉大教宗的期望。

要使要理課有益學生身心，全校的設施與動態得向這方面合作，學生在要理課上，認識了：天主按着自己

的肖像造了人，生物學教授却大談其進化論，把學生的思想搖撼起來，那末要理課又中什麼用？神父努力使學生心靈水清玉潔，好把他們帶到耶穌身邊去，而國文教師却把淫穢的文學作品，弄污青年的靈宮，那末神父的心血不是白費了嗎？所以主辦學校的神父該萬分留神，別讓反道德的思想言論，或能打擾青年天真的東西潛入他們的腦海中，教師若是一個異教徒更要十分留神，有時連信仰公教的教師，也得注意他們的思想言論，大部份教師能够是神父修士，那是最理想的。他們就在乾枯無味的數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上，却會把基督意識一點一點地滴進青年的心田去。

一位年輕的修士，担任初中數學，他很能够左右學生的心理，同學當中除了三個是教友外，其餘都是異教徒，他們在換班的時候，幾乎全體到聖堂去來一個短短的朝拜聖體。遇到瞻禮日，他們去預備鮮花，到了瞻禮日當然參加公教的禮節，在聖堂看看他們預備的鮮花怎樣。這些靈魂當然是準備着接受主寵的雨露。

預備得好的白話劇，（尤其是含有宗教意味的），各瞻禮，各種游藝會也是宣傳宗教的利器。我聽到好幾個外教青年說：戲台上致命者為主捨生的英勇氣慨比上要理課更來得動人。好幾次，有些年紀較大的青年，多年拒絕主寵的光顧，在看了這場話劇之後，竟自動的要求神父准許他加入保守者的隊伍中。要理課，道理，神長和導師的教訓無能為力的，幾幕諷刺百出的話劇居然能够成功。

除了要理而外，還有一個方法很足以使教外青年貼近基督的，就是設立類似公教式的善會組織。在各慈幼會學校裏，除了聖鮑斯高為教內青年所立的善會，還有好幾種專為教外青年而設，此種善會組織，外表上，其目的不外求改善學生行為，提高學業水準，然而漸漸的這些會員，無形中都變成保守教友；歸化羣中成績最佳的，總是來自他們的隊伍。

上海慈幼會開辦的學校中，有鮑斯高青年會，會員全體是教外青年，該會章程的目的是仰法聖鮑斯高的嘉言懿行，章程中毫沒有宗教意味的規定；由學生自願接納宗教的行為；他們看到公教同學舉行聖母月，也樂意

仿行；後來又加上念早課，小鈴子一響，許多異教青年拋開游興正濃的遊戲，到聖堂去念經，這是多美妙的一幕！他們中間有許多自動來望主日彌撒，這樣一天天的下去，無形中他們的心，就變成聖寵的肥田，準備接受天上的恩澤，南市一心學校最近領洗的學生當中，竟有着鮑斯高青年會的幹事部全部職員。

另一個很有益的方法，就是神父向品行優良的青年作個別的公教宣傳，青年看了神父的學問能幹，尤其是看了他的忠於職守，心裏自然而然生出尊重的心理，若是神父能够深刻認識青年的心靈，青年就容易愛上他，而愛情遲早總會帶來無上安慰的菓子。

許多神父修士就是利用這情感來使青年歸化了，他們利用足球運動，比賽，獲得青年們的尊重愛戴，到了適宜的時候一下網就撈着滿網的靈魂，有時一句話說得合時宜就足够使青年猛省，認真想想人生觀的真諦。幾天，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以後，那青年去拜會那位神父，把自己的心靈向他披露，神父或許老早忘了曾有過那一回事，然而那句堅利的話，首先在他心靈上掀起了狂風大浪，接着油然而生出願望，最後生出悅意接受主寵的意志。

要做到這一點，神父學生間須有高度的敬愛，常常監護他們，投其所好，愛他們所愛的東西，爲了攝引他們的好感和愛情，神父若能見愛於青年，無論向青年要什麼，都可以成功。爲增進這種工作效能，校中當然需要許多司鐸，而教友靈魂的照護，就要不少司鐸，然而誰要把學校弄成一座名符其實的公教學校，就得請滿腔神火的神父來主辦。

這些學校可能產生些什麼效果？

第一、異教青年對公教抱着的冷淡態度，可以漸次冰消；他們對於公教的一切，雖不表示贊同，但至少不致於表示反抗。在校中受了公教陶冶的青年，可以掃蕩父兄對公教的成見與謬誤之談。這效果的本身已不能算是小了。目前青年們要求父兄准許奉教每每受到重重的障礙，將來這些青年的子弟，請准他們入教時，自然不

會多加阻撓了。

許多教外學生，在學校中過了若干年，就要求領洗進教，所有的公教學校裏都有舉行這種美麗的洗禮，這些儘足以填補我們多年來的辛勞。不錯，許多學生由於家庭關係，不能領洗，有些學生給神父拒絕了，因為神父生怕他們信德根子扎得不深，將來半途而廢，不過好幾個舊學生，由於特殊的原因，在校時不能領洗，出校後，年紀大了，才領了洗。還記得有一個舊學生，經過多年後，回校請神父替他，及夫人，兩個小寶寶付洗。那撒在他心裏的種子並不會枯死，到了時候就開花結果了。

有些青年在臨終的一刹那，請了神父來幫助了他們獲得公教式的死亡。相信別的在臨終時沒有神父來給予他們人生最後的慰藉，他們自然會追憶起在上要理課時多回聽到的真理因而找到了天主仁慈的援手。

有時整個家庭跟着學生走，有些學生抱着新教友的熾熱，往往變成家人的小宗徒，有些青年做了同學的宗徒，通常出校後，仍是傳教士們最得力的助手，尤其是在青年教育上。

許多人問：「這些青年的歸化是真誠的嗎？」半途而廢的當然不少，不過個人年來小小的經驗告訴我，會受要理陶冶的青年，更能忠於信德，離校後，雖則在靈魂上略出了軌，然而這只是暫時的，不久他們就能恢復固有的熱心。

相信這種種美果儘够填補聖教會所犧牲的金錢時間，所受的辛勞和所流的血汗了。如果教會能獲得教授要理的自由，那麼這些美果更有可觀。

公教教理課本

閔明我

這篇文章共分兩段

- (一) 宗教教科書之功用
- (二) 編纂中文教理課本應注意的幾點

(一) 宗教教科書之功用

宗教的教科書，像其他任何學科的課本一樣，據有下列四種功用：

- 1. 挑選教材
- 2. 說明教理所包含對於人生的價值
- 3. 供給教授學的各樣工具俾使教學方便
- 4. 幫助學生在課後追懷全課的內容

近年以來各種的課本都呈有很明顯的變更與改善，祇有我們的宗教課本，幾世紀來幾乎無甚改變而依然如故，近代的教授學與心理學，難道我們可以置之不用嗎？不顧嗎？我們向來的問答已趨向上述的四項功用了嗎？

許多熱心而有成績的講導師，都認為不然，因此近幾十年來天主教國家中，已用較好的新式課本來替代原有定型的問答式的課本，此種改進課本的運動，今日已擴展到中國來了。

今將宗教課本的四樣功用分述於左：

1. 宗教課本在廣泛的公教教理中，挑選在某一教育階段當學的教材，教師與學生兩方面，都限於這指定的教材範圍。

在小學裏，一向的問答，關於選定材料一方面，還算相當的適合，世界各國所選的問答材料幾乎一致。

但是有些關於教本內容的問題，還沒有理想的解決，如要理（問答）與聖經如何合併，或是如何將兩者相

互滲入，關於此項問題，有三種解決的方法：

A 分別講授聖經與問答——有時由兩個教師分別來擔任。

B 有系統的要理中滲入聖經。

C 聖經中滲入要理——（歷史法）。

這三種方法都不甚合乎理想，第一種方法既耗費時間又有重複之處，後兩種方法，不是影響要理的系統，就使聖經不連貫，或許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輪流用後兩種方法，即在初小時講要理而隨時滲入聖經，在小時講聖經而隨時複習與補充，在初小學過的要理，近幾年來出版的新式課本又不是以聖經為主體，又不是有系統的要理，而是要理與聖經的混合物，其他缺點即舊式的問答中，未包括禮儀學與宗教史等教材。

2. 課本指出各端要理所包含的人生價值，一本好的課本不僅是記載一些事實和真理，同時要把課本內的要義與我們的公私生活聯結一起，而使牠成爲我們生活中的指引力與動機，譬如歷史課本，編年性體的課本，並不是理想的課本，因爲它懂得記載過去的事實，一本理想的課本，須要將歷史的事實聯合在一起，說明歷史的原動力，使歷史成爲指引我們生活的因素，這種對歷史的見解，固然有各派的不同，如唯物論者與有神論者，國家主義者與世界主義者，但是現在我們不論這些，此例的要義，就是說明歷史課本，除了記載事實外，還須要說明其內容對人生的價值與含義。

宗教乃給人生最深之意義，也是我們最完善的導師，所以宗教課本，尤應表現宗教對生活的價值，不僅記載信條與誡條，還要表達真理和誠命的感動力，刺激力，警惕力，鼓勵力與啓發力，況且我們的教義即不容兩樣的見解，而是絕對的『喜訊』『福音』，公教科本應該是「宣喜的」(Kerymatic)，關於此點，舊有的問答，有所忽略，近代的編輯者，在這一方面，已有可觀的進步，往往課本的書名已暗示出書本的主旨，如『我們的終向和我們的指導者』『天路』或『追求幸福』『光明與生活』『愛學』『耶穌真徒的生活』等。

譬如講三位一體時，我們可以詳解一體三位的道理，俾使學生清晰地辨別真偽，並知道這奧理的不可明悉，可是我們也可以講三位一體為一個光榮而幸福的天主家庭，及我們將如何地去加入這個不能以文字形容的光榮家庭裏，這樣三位一體的道理，給我們人生一個極深奧的而美善的目標，或者講四樞德與七罪宗的時候，我們可以講它們的數目與彼此的聯繫，可是我們也可以很懇切地說明這些美德，如何使人相似天主，罪惡如何地使人醜陋與懸險，這樣就可以使幼童愛美德而憎罪過，這樣美德與罪過的道理就成了改善生活的因素。

去年耶穌會的候神父在其編著『我們的喜訊』一書內曾指示如何將道理當作一個『喜訊』講解，候神父給了傳教神父的這種指引，也可以應用到課本上去。

我們不能說我們的信仰和任何陳述我們信仰的著作，自然就有這個福音性與宣喜性，問答也有，問答固然原來有宣喜性，不過並沒有充分的發揮它，也不能說問答光準備教材而講出，這講材的生活價值，這是教員在上課的時候的責任，因為課本在各方面連在道理的價值的方面都應該輔助教員的講授。

3. 課本給教員與學生準備教授的工具與方法，使受課者易於理解與背誦，這種工具有插圖，圖解，暗示研究專題討論，問題複習，和摘要等等，書本的裝璜，裝訂，印刷等技術，都是很重要而使學生的心理受到很大的影響，我記得小時候很不喜歡我小學用的要理問答，因為它黑色的封面，正像祭台上的追悼彌撒經本，因此常使我聯想到死亡與追悼彌撒，如若採用裝璜精緻華麗的課本，就可以引起學生們情緒上的歡欣，恰似先生的笑容一樣，這是孩童聽道理最理想的心理準備。

這些工具與方法主要的功用是可以輔助先生的講授與學生的理解與背誦，（一）例如以三角形講解三位一體的道理，我會經於北平之某巷內遇到一位救世軍的宣講師，講超性的生命，他給人們看一幅畫，正面畫着兩個雞蛋，背面看見這兩個雞蛋已打開了，一個裏面有正欲脫殼的雛，一個裏面空着，這不是聖籠很好的圖解嗎？記憶也可以受插畫與印刷術的輔助，孩童可以一目瞭然地知道甚麼是主要的，甚麼是次要的。

教授學的用具與方法的第二個功用是增強學生的情緒和志願：譬如孩童看圖畫內的天神很鄭重的向天主護身朝拜，比較先生的話更有效地引起兒童對天主的欽崇，爲使兒童重視妥當告解，叫他看白或黑的心的插圖，或是一個很愉快與一個懊喪的小孩的插圖，或是一個魔鬼在小孩告解時逃跑的圖畫。

現在問答式的課本因忽視了這些教授學的方法，故很減低它的效用。

4. 課本於課後幫助學生複習功課，課文的排列與字形，應使其要點顯明注目，對學習者有吸引力，使他們很欣然的翻開書本，自動的願意去溫習。假如講道師講的很有興趣，而書本內却找不到其興趣何在，則兒童不會再打開書本作複習的工作了，同時課本應當使學生的心裏儘量的回想與復甦一切先生講解時所引起的情緒，想像，意見，主意，志願或理想。

使兒童喜歡自己的課本，並不是很難的事，許多其他的課本很能引起孩童們的興趣，然而沒有比我們的教理信條，如天主，天堂，地獄，古經，新經所載的故事聖事，在心理上所造成的奇異的變化更有興趣的事。在一切課本中，我們公教的道理書，的確能够成爲最有興趣的課本。

這是宗教課本的主要功用，我們原有的問答式的課本，的確不上這些條件，其實其他的學科像物理公民等，也未嘗採取過此種問答式，牠忽略一切的實驗心理學和教授學所供獻的方法，公教會的教育，固然不需要很迫切而促急地在教授學的各轉變後，恭從新的學說，我們很可以等候新方法的成功而採取經過長期的實驗成功的教育革新，但是有了不可否認的進步，我們亦再不可以置若罔聞。

那末最近十幾年所出現的新式課本爲什麼還沒有得到一般人的歡迎呢？爲什麼在整個小學裏仍用問答呢？爲什麼連在中學裏還用『要理大全』等問答式的課本呢？價格也許是一個原因，新式課本比要理問答固然貴，又因運輸艱難，交通阻滯，往往買不到新式課本，甚至有些學校已經採用過新課本，但今不得已仍改用要理問答，在下半年內『中國的特殊情形』所提的各點中，再提出幾點原因爲甚麼新課本還沒有得到一般講道師的歡

迎。

(二) 編纂中文教理課本時所應該特別注意的幾點

1. 講道師的低劣訓練

神職班與非神職班的講道師很多缺乏教授學和講道法的常識，他們不會辨別和採用較好的課本，甚至於有些講道師還不知道有新的課本發行，在他們的圖書館裏亦找不到它，有的不注重課本的改進，我曾經遇到一位在小學和中學裏講道的神父，他還不知道現在有中文附有插圖的道理課本。好課本與好講師不分離，較好的講師自然會產生好的課本。

2. 宗教知識程度的不一致

在公教學校較高的班級裏，常有從外教學校或程度低劣的公教學校轉來的學生，他們宗教知識水準不一致，況且轉校的數額有時很多，比方輔仁中學高中一年級，從他校轉來的學生佔百分之六十，在一個班級裏有不會背誦聖經的學生，亦有受過九年很好宗教教育的學生，及新皈依的。一本道理書當然不能盡合乎這些程度不齊的學生，故在中國用的宗教課本，應該有相當的伸縮性，如聖額吾略 (St. Gregoire) 的原則，如是講道以使用不知道的明道，而不致使已知道者聽得嫌累贅。同時我們很希望在中國的教會當局給全國的講道師與編輯者一講道的南針，這樣就可以使公教教育統一化，在公教學校範圍內減少現在的紊亂。

3. 功課表

宗教課多半不列入正式功課表內，所以宗教班常是在課外，在北平有的是天天早上上課前或下午下課後講二十或三十分鐘道理，有的學校裏每星期講三次，每次一小時。有教材單位 (Instructional unit) 的課本當然就失去意義了，這樣情形的學校，就需要一本彈性的課本讓講道師隨時歸併多少教材單位。

4. 中國倫理觀念

道理課本能否列入中國的倫理思想（五倫）或「君子」等觀念而用基督的思想濾化和提高它，我們的四福音豈不是有希臘哲學的來源嗎？

5. 思想的整理

我們都知道很多中國青年的思想如何紊亂，西洋的邪說在中國學生的腦子裏常常變成更粗陋，不但學生連先生也是如此，宗教課裏當然不能充分地辯論它，可是講道師或課本編輯家不能不認識學生的各科的課本以及影響他們的思想的各種著作。講道師在講道時應當常側擊地糾正這些邪說。

中國學生所受的邏輯訓練較西洋學生低，這也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所以談到辨護學的各種問題時應該多多注意觀念的清晰，這比較討論證據更重要，可惜因篇幅的關係，我不能用些例子來實證這些話。

6. 道德的特殊需要與倫理的錯誤觀念

在中國的宗教與道德教育應特別注意一些倫理的錯誤觀念與流行的惡習。

a. 面子：因面子所關而犯的積極與消極的罪過很多，面子的真假的意義不能不講述明白，不能不解除很多誤會。

b. 不問閒事：這就是指不干涉別人不正當行為的根本態度。我們應多解釋對鄰人的愛德責任，鄰人的不正當行為與過失，我們當盡力加以勸阻，幫助他們改過，這是公教的愛德精神，這種精神應藉要理課本，灌入青年的心靈中。

c. 另外一個惡習是：公德心的缺乏 如不愛惜公共的東西。譬如學校、辦公室、公園、工廠等的設備，還有為別人做工作時不許偷懶或拖延時間，這幾點在中國教理課本中應該特別注意。

d. 賄賂與貪污：這罪惡應該看作很嚴重，因為它感染了許多人的心靈。祇有公教會能夠除去這罪根，這兒

公教會可以試驗她的勢力，可以實證他的道德的感化力，這兒有她道德使命的一部分和這流弊的鬥爭，開端在小孩的身上，從幼童的時期，應該使他知道這些罪惡不能原諒，不能掩飾它是人類的禍患，孩童的心裏從小的時候應該灌注這些罪惡的憎恨。

這幾點，可以證實宗教教育與宗教課本應特別適應中國的需要，僅僅翻譯外國書是不夠的，外國的課本可以給與很有用的暗示，可以供給一個標準，但是於課本的編纂仍當依據中國特殊情形從新編著。

在結束時，我有一個建議，這是一位在北平講道很有經驗和成績的神父跟我表示過的，他主張在中國公教中心區，如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等大都市，負責講道的人要時常集會，討論講道法的問題，交換意見和經驗，這樣的合作團體，最主要的好結果是訓練參加者在無形之中得知講道的問題與方法，以及新的著作，此外他們可以研討已有的著作而加以改進，再可以寫出試驗活葉 (Catechetical Sheets) 而在他們的教理班中實驗，在一個講道委員會或講道期刊主編領導之下，這些地方團體可以彼此聯絡，久而久之更理想的宗教課本就可以問世了。

宗教課本不是像一套衣服一樣可以定作而得，它是慢慢地自然成長的，上述的那些合作團體，就是課本成長最理想的園地，由這樣的合作團體所產生的課本，才有得到大家歡迎的希望。

邊疆傳教士與農民福利

O. VANMELOKBEKE 著
傅明淵 譯 述

傳教士本來不是農業專家，也不是經濟學家，對農田菜圃，也未必盡是專門家，但他們對於普通學科都有相當的智識，對農事亦很愛好。教士是負着施行仁愛的使命的，因此，他們該研究解決人間的難題，而在必要時給予人民以有效的援助。在邊疆草原地帶，教士們終日同勞苦的農民相處，傳教之餘，他們必儘可能的在一

切事情上，和農民們打成一片，協助他們，替他們解決許多問題。

誰都知道，中國是個農業國家，人民百分之八十五是務農爲生的，在邊疆地區，農業尤見重要。中國國民實在有務農的天才，他們能勤勞、能吃苦、又節儉、又樸素，又愛好安靜的生活。可惜的便是他們對於農業改善，沒有適當的智識，所以所處的環境，艱苦重重，不獨農產很少富裕，有時連生活都不易於維持。農民們半數得不到他們生活上需要的滿足，邊疆農民的一般情形，說來，在令人可憐的。究其原因，不外：（一）氣候苦寒，水土粗糲；（二）缺少農事的經驗與智識。

在邊疆改善農田、改良種籽、培植森林、興辦水利、創立小規模工業以及農村合作，凡此種種，都是傳教士們所關心的問題。必須引起農民們的注意，使他們去研究；並指示接近他們的農民去作各種農業試驗。但一般農民慣於只顧所得的效果，並不留心試驗的經過，更沒有什麼研究的記錄可言。例如蕃薯現在是當地很普遍而又有益的農產物，但誰都答覆不出，是何人何時及怎樣提倡種植的。據說在雲南有一個地方，農民們立了一個祠堂，敬奉一位法國教士，因爲這位教士在幾十年前，給地方上輸入了一種新種的蕃薯。

在邊疆誠然找不到給教士們豎立過什麼特殊的紀念物的。但在農業、社會經濟及其他事業上，教士們對於地方的貢獻，是永遠不能爲人們忘懷的。

目前因爲關於這些事實的案卷記錄，我們沒有資料，故不能作詳細的敘述，只須提出幾項主要的事情說一說，便可以充分看出教士們對於邊疆農林事業，是如何的竭盡心力了。現在就農業的促進以及農事的合作分別敘述如下：

農業的促進

中國邊疆區域，交通不便，道路阻塞，農民們的種植只是限於地方需要的，或就地可能出售的農產物。所

以要促進農業，非交通發達，如修築鐵路等等不爲功。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往日地方治安不能確保，其實也是妨礙農業發展的一個大原因。此外農民們大多習於保守，對於新鮮的事情，常常採取懷疑的態度，這是中外都一樣的。雖然如此，由於教士們堅恆的努力，邊疆農業還是有過長足的推進的。例如有好幾種以前在邊疆沒有的東西，後來在邊疆都有普遍的種植。除了蕃薯早已普遍種植外，尚有所謂「草麥」，這是早期成熟的一種植物，能够避免邊疆九月上凍的危險。另外還有比國種的葫蘆、苜蓿、酵母花，法國的小麥，都是由教士們的介紹而流傳到了中國的邊疆。

民國十一年，高家營子的教士，試種黃豆，結果收成量比蝶形花豆較好。至於菜蔬類，如各種圓白菜、蘿蔔、蕃茄、茶豆、鈴鐺菜等等，在高家營子也都早經試種成功，適合邊疆土質。

民國十九年，察哈爾教士會試種喂畜荳蔻及糖紅蘿蔔，成績都很可觀，可惜用途未能推廣。在陝北三邊，教士們也試種過美國高粱和棉花，此外，邊區的西北各地，栽植法國種葡萄，在質與量方面，都有良好的成績。

爲使農田有豐富的收穫，教士們又提倡翻綠肥田法，（即換種植物），改善農田土壤。

利用河水淤地，或栽植叢生植物，也可以保護容易變性的農田，這和興辦水利，灌溉農田以防天旱，是一樣有效的。至於預防菽麥常有的黑穗病（麥奴），農民普通多用燒酒泡洗法，但是這種方法不獨不經濟，而且根本不能盡除此種黑穗病。教士有鑒於此，於是力圖改善，經過多年的研究和經驗，才發見如果把籽種置於五十度，或六十度的溫水中，經五分鐘撈出，然後播種，則絕無發生黑穗病之慮。這個方法也適用於小麥，察哈爾黑土區的農民盡都採用它。

教士們對於農業用具，也很注意改善，會由教堂資助地方人士到外洋去作實地的考察，研究農業機器的運用方法。終以這一帶的肥土層太薄，又是屬於碎紛性，並且又多呈傾斜的，坡度的沙石土地，西洋的犁耙，全

不適用。

至於碾場的機器，倒是可以用的，却也有一種缺點，就是機器如有損壞，地方上找不到零件，就沒有辦法修理。但麥草的器具，各處倒都可以運用。

此外，設置風磨和水磨，也確實遇到過不少的困難。冬季氣候嚴寒，結冰的時期太長，是不利於水磨應用的；風磨則風勢強弱，往往變幻不測，有幾處到現在還在試辦期中，成功與否就要看研究的功夫了。

其他農用的零星工具，譬如鐵鍬、鋤耙等等，只要逐漸加以提倡，「擇善而用」，對於農村是不無補益的。

目前教士們對於農用機器還不十分急着特別提倡，這是因為如今地方上「人工」尚不缺乏的緣故。每年秋收的時候，由關內各地來的小工，常常成千累萬，有時竟還超過了地方上的需要。教士們當然知道利用機器耕作，是社會經濟的一大進步，但在另一方面，機器也會使人失業。不過在地廣人稀的疆域，他們還是打算在不久的將來要利用機器，從事大規模的耕作。經驗告訴我們，時代不斷在前進，機器的運用，究竟要比人工事半功倍，現行的困難，終有一天是能克服的。

現在舉出兩事來證明農林試驗的成效：（1）邊疆荒原，因開闢耕種，水土和氣候的天然障礙，都不足以威脅我們的辛勤工作者，昔年認為荒原的廢地，如今是九穀都可以種植了，高粱、糜子、玉蜀黍，年年都往北部推廣種植；（2）地方上業已同上海徐家匯的氣象台取得連絡，研究氣候對於當地的農事影響。

當然，我們也要坦白的承認：各種的試驗，並非樣樣都是成功的，運用上有時即使有一點成效，而未能恰到好處，也是常有的事。有時或因農民們保守成性，不信賴教士們的指導，或因經濟力量不足等等，這些都是失敗的原因。但教士們都並不頹喪，俗話說得好：「失敗是成功之母」，因此失敗自有它的價值，亦惟有從失敗中纔可以得到許多教訓，使我們更能向明確的成功的路邁進。

農事合作

荒旱歉收，在農村裏乃是常有的事，小農戶們遇到了這種年歲，能有飯吃，就算大幸了，他們是難得有積蓄的，春耕的時候，那就更要困難。籽種缺乏，糧價暴漲，但是農田却不能不種，在無計可施的當兒，他們只好負擔着重大的利息，向富戶人家借貸籽種、食糧，假如再來些意外的災難，譬如匪亂和疾病等等，便只有走典房賣地的下策了。

這種情形，並不是我們虛構，這是無數的農民們都確實遭遇過的惡運。我們一點也沒有誇大其詞，故作危言。有時還不止如此咧，如果不幸，數年以後接連再來個歉年，情形就要更壞了，這時農民們收穫的雜糧，結果或者就只够還債，那麼自己只有帶了妻子兒女沿街行乞了。

一般居民都知道教士遇見了這樣的淒慘情景，必會本着宗教家的博愛精神，設法救濟的。

種地的時候到來了，教士必然要借給他們籽種和食糧，而利息却是沒有的。他們只須口頭上許下，借了少少在秋收後就償還便可，如果秋收欠佳，延遲到明年補償也沒有什麼不可。這樣一來農民既不受窘，又絕無債主的追討，縱使以後該出一點損失的賠償，也不過是乾糶與濕糧的區分。如果他真是一貧如洗的農民，教士也能斟酌情形，把籽種及緊用的餵糧白白贈給他。

在不少的教堂所在地，有一種組織，稱作「公會」。這個「公會」的職責，除了調查貧戶，設法救濟他們以外，還要為公益事業服務。例如南壕塹公會，冬季要負責修橋補路；席吉灘（三邊）的公會，則常常推行植樹運動；有的負責辦理安老院，也有的管理育嬰堂。

最近有幾處教堂的「公會」又發展成了一種「合作社」。現在將該合作社的組織大綱，介紹在下面：
合作社採一種聯合自治制，而由教士担任監督，春糶秋還，應繳的費用為二成。交易以糧為標準，目的乃

在避免糧價跌漲時投機者從中漁利。至於繳費二成的原因，就是因爲「合作社」春天付出純淨的乾糧，而秋後收入的是未經篩選的濕糧，差別當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又因鼠嚙潮蝕，要損失約在百分之十至十二。

全體農民，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等級，均可參加合作社，但借糧須爲種地，不得移作他用。

至於合作社的經理人員，則由團體選出，沒有薪給，沒有酬勞。第一次散放籽種由教堂担負，另設四人組成的執行小組，辦理無力工作的農民的救濟事項，決定是否准予農戶緩期還糧，規定餘糧用途。

村民間如發生糾葛，也由該小組公平調解，絕不使雙方演成訴訟。教士則嚴密監督，以防經理或會員舞弊自肥。

以十年的收成平均計算，從來沒一年會超過百分之六十；因此可以說一年豐收，二年收成的平均就爲百分之七十，三年則爲百分之五十。由此看來，借貸籽種的辦法對於小農戶是很有裨益的。否則偶然遇到了旱災水災的荒年或匪患，在富戶是災難，在大部份貧苦的人民就是生計攸關。地方上還是以窮人居多，所以這種辦法是值得推行的義舉。

邊疆農民每年春天能有籽種及需要的食糧，就可以算他們一年農事成功的保證。審子溝教堂在民國二十二年到三十二年，十年中間，共計出過籽種二千三百石，用收回來的剩餘利益，居然買了不少的羊，成羣的牧養着。

還有一個問題是教士們關心的，即多數農民，初次墾地耕種，常常很少贏餘，凡遇急用時，就往往賤價出賣他們的食糧。普通秋收以後，要繳納官租社款，開發工資，償清舊賬，購置冬衣；那一樣都需急款，於是不得不將辛苦所得的秋收，正當賤價時出糶，自己祇保留最低限度的一點點（有時連這一點也不充足），以及來年的籽種。

此外又有一種困難：即農村裏普通沒有糧商，農家自己搬運食糧，跋涉三天的路程，就無形中增加了兩倍

的損失，人手和車牛，既因此不得不暫時丟開田間工作，房火店錢，也是一筆消費，這樣一來，留到第二年春天可售十元一石的糧食，秋天便只能收到四元的代價了。

爲解救以上的困難，教士們於是特別設立了另一種組織，茲敘述如下：

民國二十四年，頭號教堂（察哈爾）教士籌集了二千元的基金，修葺幾間倉房，凡村中農民，不限宗教信仰，都可以把糧食存放到倉房去，祇規定兩個條件：（一）耕田不及六十畝者，才可以存放；（二）存放的糧食，祇以蕎麥爲限。教士照時價，每石出七元錢的代價，到第二年四月向外贖出，實得十五元五角，贏餘的款子仍交給寄存的農民，這當然對於農民們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民國二十六年，教士們又擴大組織，設立「借貸所」，以便援助農民春秋開支的困難。「借貸所」由教士任監督，並由村民自己選舉兩個助理。收存糧食，登記賬目，便是他們的職責，每年存戶存糧的賬目都要清算一次。

民國十八年，石柱子梁教堂（察哈爾）設立一種「籽種社」，會員也不登記，也不納會費，教士拿出糧食十五石，作爲「籽種社」的基金，准許缺乏籽種的農民分領，但是只以作籽種爲限，並約定償還的時期。如果秋收豐富，就應當多繳三成；秋收欠佳，則多繳二成，或者完全豁免。沒有幾年，基本籽種，集有六十石，足夠全村民乘輪流使用二年的時間。借籽種的農民如到了期限抗不繳還，則取消其會員資格。這樣試辦了三四年，成績很好，窮苦的農民，既直接得到了救濟，販運糧食的，也無形中得到了利益。不過爲使此「籽種社」內部組織完善，不致弊端滋生，教士們是隨時必須嚴密監視的。

「農村合作社」事實上雖像是一種新的組織，但從前的教士也早就想到過這個問題。傳教士初到邊疆的時候，有一位比國籍的司福晉，爲第一批來到河套的傳教士，他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寫信發表意見說：「直到如今，此地居民的生活還不能算是幸福。因爲交通阻塞，農產物不能向外輸出，而日用物品也無法購買。包頭是距離此地最近的都市，然而黃河通行，還有一千餘里，搬運糧食，十分困難，說到衣服、傢具和農具，

都要由都市運去，價格就更昂貴到駭人聽聞了。夏季河裏雖然通行，但地方情形，依然是不景氣的。冬季河水凍結，居民的困難更加嚴重。我也知道這一帶地方的移民會逐漸增多，將來自然有商人來作買賣的，可是目下農民們受着高利貸的壓迫，其處境之難，殊屬可憐。

「在歐洲，這種困難，並不怎麼難以解決。因為在歐洲，各種組合事業，已經普遍。在中國誠然也有不少人知道這種組合事業，對於公眾是有益的，但此地農民太窮，實在沒有力量舉辦出有效的合作事業來。因為興辦這種事業，應該有相當的財力，建築廣大的倉房以積存食糧；還要設立一個百貨店，使入股合作的農民們，都能以便宜的價格，購買他們的日用品。拿不出錢來，事情當然便辦不通了。

「並且即使有了相當的財力，這樣的『合作社』假如沒有教士充任經理，則農民們實在難以獲得實益。有人或者認為經營物資財務，似非教士之職，我可以答說，在關外，尤其是河套地區，乃是中國的新開殖地域，所有的農民，多因貧苦所迫，從關內遷來，教士們傳教的第一步工作，當然是要使得他們得到安定的生活。曾有一位先進的教士說過：『傳教的對象是人，而人不能吃空氣生活』。這句話是一點不錯的」。

這雖是過去的話，還值得我們警覺。

（節自邊疆公教社會事業）

衡陽總修院

一年回憶

戰後主教的處境

『吾儕讀頌天主』——這是抗戰勝利以後聖教會的歌聲，而牠的回音却在創痍滿目和大半地球的劫運中響着。就在這荒涼的景象之下，一個偉大的復興計劃縈懷在每位主教的心頭。這是超越個別負擔力的一個計劃——怎

Reginald Arliss 著
震 霞 譯

議進行，何處下手，是當時的大問題。最後決定以「首要的居先」為處理難題的原則，於是小修院的恢復佔了優先位置。

湖南省主教會議

抗戰期間，湖南全省修院裏只有一所勉強維持，其餘一律不得已停閉，深使各位主教傷心。一九四七年春，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召集全省主教在長沙開會，到會各主教決定擬訂一部本省教區全面復員計劃，議事程序裏將全省修院組織的新方案列入重要討論項目。修院問題清實令主教們作難；基金既有限，建築費當無着落；利用舊地方，修理費又超過資力。再一方面，原有司鐸不敷分配，而請求入修院的却非常之少，真令人發生進退維谷之感。究竟聖教會的事業不能停頓，只好揀實際的先作，為此這一次會議的結果是決定建立聖心總小修院。

地址和建築

修院地址擇在衡陽城內。事實上，也只有如此，才容許每年增收新生。但所有的房舍，日本軍隊強佔了多時候，繼又被美軍借用，最後由省政府接收。為此急待修理，也就決定了澈底修理，好能在下學年開學時應用。

中學課程

經教廷公使的認可，和各位主教的同意，修生們在衡陽教區所辦的立案學校「仁愛中學」上課。該中學起先只有初中部，去年增設高中部，校長是留學羅馬來的郭藩司鐸，副校長張巴爾多祿茂司鐸。由於他二位的賢明領導，仁愛中學受人敬仰，遠在本城其他幾座中學以上。目下學生共計五二〇名。因為校舍不敷用，並且只收住宿生，本學期不少要求入學者都不得已被謝絕。

學校方面，盡量供給公教學生以教友訓練的機會。學校的聖堂位於校園的中央。公教學生每日進堂望彌撒

，公念晚課；每週由張方濟司鐸授教理課兩次；校長神父在主日公彌撒中間也講一篇道理。雖然如此，却沒人說這學校公教色彩太濃厚，全不像其他一般中學。反而正有不少外教青年很踴躍地加入公教教理班呢。

神修訓練不受絲毫損失

根據二年以來的經驗，我們可以斷定這樣辦法對於修生的聖召絕無妨礙。一來上司管理週到，而且修院負責人都在該中學授課，二來修生和學生的接觸只限於宗教聯繫，彼此間的分界十分顯明。每學年開始校長總對學生們講一篇修院生活的理想和目標，因而修生能影響學生，而學生也很尊重修生。

公教教員和公教教科書的缺乏

因為公教人才缺乏，教職員不少由教外人充任。不過在聘請的時候非常慎重。其中有幾位已經多年在公教學校服務，其餘也都對公教有好感。主教自然很著急，總在設法，務要教職全體由頂虔誠的公教人組成。

教科書也是一個難題。中學教科書照章都是國定本，內容不但不合公教標準，而且大都和公教純正思想衝突。！可惜，到現在不見一種像樣的公教教科書問世，確實令人感喟。這種缺陷要緊趕快彌補，諒來終久也會彌補起來的。目前應付的方法，只有在講授的時候，就公教立場指出教科書上的錯誤和事實的歪曲，然後加以解釋。

良好的心理調劑

聖教會對準備晉陞司祭的青年，不僅希望他們能成好司鐸而已，更要他們作滿腔神火，活潑有為的宗徒。『一切人的一切，引一切人走向基督』是她的理想。所以她心目中的真宗徒該常和她羊棧以外的人接觸，和社會各階層，不論高下，普遍交往，瞭解各等人的需要和困難而作他們的朋友，藉以宣揚福音，拯教人靈。

這却不是說，只要修生讀公教中學，便會自然形成這樣的理想人物，而是要說，這樣讀書，會無形中給他們將來的宗徒事業奠定成功的基礎。我們對青年的期望是晉鐸以後，『入世而不作世俗人』，那麼讓他現在和

一般學生同窗學習，見聞他們對日常問題和困難的反應，當不能說是無益的。

他方面，學生們見到修生和自己一樣的有血性，活潑坦白，而純潔鎮靜，談笑起來也很自然，所追求的目標却異常高尚；久而久之，會不期然地敬服公教司鐸。回頭試問，今日的中國外教智識分子，對於司鐸有甚麼認識？

危險嗎？

修生在特殊管理之下，與一般學生受同樣的教育，會教他得到良好的心理調劑，將來走進他同窗的社會裏，便不至於發生隔膜。然而很危險吧？不錯。可是如果他現在不能以超性精神，純潔地與同窗們共處，如何能希望他晉鐸以後，應付與社會接觸所生的危險？與其後來玷辱鐸品，不名譽地離開聖教會，倒不如現在光榮地離開修院。

熱心神工

司鐸有神品的聖寵，修生也有他聖召的聖寵，更有紀律和修院空氣的保障。他受的訓練也總離不開先人的傳授。

早晨一起牀，就同聲『讚美天主』，然後跪在牀頭公念祈禱宗會的『奉獻誦』。默想彌撒，領主，感謝等神工作完，便接着忙碌功課。——在課程中，聖教會的語言辣丁文居第一位——上課前後，常有片刻的拜聖體，晚飯以前，公念玫瑰經，公聽聖書。晚間自習的最後十分鐘，由艾理神父講神修生活。此外如每週的教理課，主日早晨的道理等，也都屬於熱心神工。每主日早晨唱彌撒，晚上唱夜課經，又可練習唱聖歌。總而言之，修生的神修訓練，並不會因為和學生相處受到什麼影響，這也可以從領聖體的數字和全體的熱心精神看出來。

確定目標，改變方式

上述訓練神職班的新方式在中華聖教史上還在試驗時期，成功失敗，須待來日判定。有人說，聖教會歷來

固然表示樂意適應環境，但在原則上決無通融的可能。這種責難不無理由，但不能用以阻止她改進宗徒事業的措施和增加天主光榮的方法。何況這裏根本談不到什麼應通融，只求準備晉陞司祭的青年多有鍛鍊能力的機會，好在晉鐸以後更能充分完成他的神聖任務。

新試驗解決普通問題

多年以來，中國的主教和司鐸們常遇到一件最傷腦筋的事，就是優秀的青年司鐸，學術造詣雖高，只因缺少一張文憑，便沒有資格在學校任校長，當教員。聖教會自己辦學校，都得請外人來主持，中學如此，大學更不用說。現在修生既能領到文憑，有了資格，從此困擾各位主教的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還有一件事，也很值得人留意。修生之中，達到晉鐸目的的人，百分比率常比較小。照已往的一般統計，每十二人中，成功的最多不過三人，其餘或自動或被動，都逐漸淘汰了。

如果一個人修道已經多年，已經到了相當年齡，一旦離院回家，自謀生計，便會發現自己永久被擯棄在社會較好的位置以外，經商不成，當教員沒有資格，不由得就苦悶、沮喪、失意。固然，修院專為訓練青年作司鐸而設，決不為任何世俗企圖，但事實當前，不容否認。有人脫離修院，還可以作好傳教員，主教對其餘大多數，無處可用。假使留他們在公教學校服務，或幫他們讀完大學，為傳教事業該有多大補助。而今費若干時間，與心血，原為造就他們，結果反不能用他們，請問多末不光彩。

公教教育的迫切

時代轉變了，傳教事業的收穫，必有待於今日的公教教育家。基礎打好了，進行才有效。聖教會為期待光明的一天，掙扎着維持她的學校，往往不惜重大犧牲。她期待的已經很久了。我們必須有領導人物，而這些人物產生在教育的懷抱裏。

我們希望，我們祈禱，在經過目前的極度恐慌之後，聖教會在中國，如在歐美各國一樣，享到應有的自由

和權利。本來聖教會有權利依照基督的原則，在自己學校裏，自由教育自己的子女。進一步，我們更希望得到種種方便，實踐基督的臨別指示，訓誨有心追隨公教的指導，而迄今無緣和她接觸的教外人。這種希望極端合理，不能視為奢望的。

近來教育界頗有人主張把宗教課列入中國各教育機關的課程內。這些人的呼籲，在這唯物思想澎湃的摩登時代，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聽見。假使他們這一項建議有希望付諸實行的話，為中國聖教會該是多麼偉大的千載良機。那時候，司鐸教友便可以取得一方教界的領導資格。如果那個自由時代已經微露曙光，聖教會現今就得積極準備，迎上所期待的良機。

台灣天主教開教史略

王祥生

有關台灣歷史之著作，以日本人為最多，基督教在台傳佈情形，日人即有專書為之記述。國人研究台灣歷史者，雖不乏其人，但目前尚無一較有價值之著作出版，已出版者皆不免有互相抄襲，東湊西拚之嫌，在學術上殊少價值可言。台灣人寫台灣史者以連橫之台灣通史為佳，所搜集之材料至為豐富，但無注解，不明其材料之出處。現無法獲得日人之專書作參考，僅就連著台灣通史，及其他數書如台灣年鑑及李潔非、袁克吾、王子毅等人之「台灣」，輟成一短篇姑名之曰「台灣天主教開教史略」一俟收獲較多之材料後，再就此題加以一番研究。

天主教傳入台灣，始於一六二七年（明天啓七年）。這一年，荷蘭傳教士甘地得蘇開始在台南傳佈福音。

西班牙人於荷蘭人佔據台南後二年，侵入台北，西班牙傳教士隨至，分居基隆淡水間，頗爲活躍；西班牙神父且遠入宜蘭（舊名哈仔難）南至竹塹，爲聖神之使者，以感化番人。北番性悍，不若南番馴善，故西班牙人在台北之傳教工作甚艱難，南部之傳教工作則較易。

西班牙人據台十六年，而爲荷人所逐。鄭成功至台，據台三十八年之荷人出降，但傳教士之在番社者，或留其間，鄭氏仍保之，當是時義大利神父李科羅在廈布教，成功禮之，待以上客，克台之後，召之來，使赴呂宋，謀征略，及歸，成功已薨，遂居東寧。一八五九年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再度來台傳播天主教，並在各縣市建立天主堂。天津條約開口通商，西人漸來，天主教得以傳播甚速。一八六二年有西班牙人至鳳山力社，設天主堂。力力、赤山、加匏朗三社入教者二百餘人，此事傳至鳳山，鳳山知縣派員往查，召通事潘永泉、目潘岐山等，告以此地非通商之埠，外人不得居住，逐之出，西班牙人乃遷至前金莊。

三

一八六八年八月前金莊教堂以講教故與村人齟齬，因台人敬天法祖，禮百神，傳教士抨擊之。當地羣衆起而圍攻教堂，稍明事理者，出而阻止始罷。風聲傳出，鳳治之人亦一呼而集，至者數十，拆屋毀物，殺教徒二人，並捕堂丁高長以去。當鳳山教案之起也，郡中羣民聞之快，越三日，毀小東門內天主堂，神父走逸民家，有司聞警彈壓，衆始散，嗣援鳳山之例以償，而民教稍安矣。

四

荷蘭領台之三年，其時因荷傳教士之力，而信奉基督之土番，曰新港、曰目加溜灣、曰蕭壠、曰蔴寮、曰大目降、曰大健頭，各設教堂，每逢星期，衆皆休息，羣集於此，禱福講經，以是從者日多。一六四八年，各社始設小學，每學三十人，課以荷語荷文，及新舊約，傳教士甘地得蘇又以番語譯要理問答，及天主十誡，以授番童，拔畢業者爲教習，於是番人多習羅馬字，能作書，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汗於筒，澁而橫書，自左至右

，登記符檄錢穀數目，暇時將鴉管插於頭上，或貯腰間，而習此種文字者，多屬新港人，故稱新港文字。台民之有教育事業，自荷人創辦教育始，可見教會對台灣文化貢獻之大。

五

初傳教於台灣之荷蘭傳教士：台灣年鑑稱其名曰「堪治汝須」，連著台灣通史譯為「嘉齊宇士」其他書上又有「甘地得蘇」之音譯，未見其原名，但審其音韻，想必同為一人無疑。此一荷蘭傳教士，有稱為牧師者，有稱為宣教師者，有暹稱為「甘地得蘇」者，連著台灣通史中稱天主教傳教士曰「神甫」，而稱嘉齊宇士曰「牧師」，然誓反教東來甚遲，英國馬禮遜牧師為誓反教之最早至中國者，時在一八〇七年。宗教改革後，天主教傳教士積極向亞洲方面求發展。就常識判斷，甘地得蘇係荷蘭神父，而非牧師。中文書籍中，「牧師」與「神父」二名辭混淆，為一通常現象也。

在台灣史上，誓反教亦如天主教然，曾遭受教難；一八六六年英國長老會派牧師馬雅谷來台，此或為誓反教傳入台灣之始。當馬雅谷至台後，曾有人設法陷害之，誣彼為殺人犯，由英領事馳稟駐京公使與總理衙門交涉，案情始白。其後又有牧師甘為霖，盧加閱來台傳教，加閱傳教尚順利，而為霖傳教於嘉義，從者甚少，至店仔口莊，莊辜吳志高嫉人夜襲之，為霖逃，伏葦莽中，數日始歸。

六

東台灣現尙未建立天主堂外，台灣其他各縣市如台北，嘉義，台南，台中，高雄，萬金莊等處皆建有天主堂。現傳教於台灣之神父多西班牙人，台灣教區現任監牧陳若瑟屬多明我會，係西班牙人。台灣教友現有一萬數千人。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教廷發表之新任主教

1 雷震霞爲汾陽主教

2 龔士榮爲上海主教

3 龔品梅爲蘇州新教區第一任主教

4 鄧保祿爲四川嘉定主教

5 葉理伯爲河南歸德主教

6 揚州新監牧區監牧人選尙待發表

7 海州監牧區監牧亦未正式發表

(以上爲國籍主教區)

(奧斯定重整會)

(以上爲耶穌會)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4
104304
C19,

24

104304

聖多瑪斯神學集成第一集第一部第一卷論天主唯一，現已翻譯完竣，不久即可出版。這卷書裏對矛盾的統一及統一的分裂有很寶貴的見解，與現代的新哲學很有關係；為應付現今的潮流，這卷古書不能不讀。我們並不說溫故知新，可是新從古來；若不讀古人哲學，便不知新哲學之根原。